

凌物則怨生禍敗可期功名難保韓信見擒於雲夢白起齒劒於杜郵矜伐生憍因憍致禍不可不戒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注前敵來侵不得休止故用兵以止之如是則果在於應敵非果以取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故云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謂不道不道早已

注物之用壯猶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敗是謂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為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義曰兵之恃強必致死敗符堅壽春之役李寤洛口之師王尋昆陽之兵煬帝征遼

之眾皆號百萬信為多焉而非道恃強敗不旋踵兵強故也亦如物壯則老用壯必傷矣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威兵強天下莫敵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鷹揚鷄視夫何足云聖人以為非道之基不如早止理身則嗜欲復性亦猶兵焉若制欲捐情深神滌慮止其妄想守彼虛玄自無物壯之譏可謂全和之要師亦有老春秋曰師曲為老謂出師無名不以其理理屈於敵亦為老焉故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五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疏此章明佳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也則陳誠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發之為非軍事下舉有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非樂戰也義曰先戒人臣以道佐國不以兵強今明佳兵乃是不祥之器以兵任國必果於殺伐果於殺伐則必已不得已而用之有道之人不處於此不以其勝敵為美而以正教為先此其樂殺也處之以喪禮非欲於戰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圃閱思墳誥之林使光昭今古開濟成務

義曰韜六韜也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

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一曰文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剋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令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群兇自挫五曰豹韜膺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

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為義略三略也三略者謂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圯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之可為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剋商伐紂而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而有帝國進德者德冠五帝為美行之一首修業者業兼六藝為習學之先故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習學之業慎其初始習文儒道德則為君子習貪驕殘暴則為小人昔孟軻幼孤居近葬者乃學為墓軻母賢見其所習非美徙居避之又近陶匠之家軻又學為陶瓦之器母又徙居近儒學之家軻乃學習墳典後為大儒道亞周孔名高韓墨昔孔子為見好以俎豆為戲後為禮樂之祖道冠百王化融四海後稷為見好以耕農為戲後為農正播種之業功濟天下漢張湯為見時因鼠竊肉為父所責湯薰穴得鼠及所殘肉答鼠訊鞠論報款占其辭如老獄吏後仕漢為法官詳定刑律垂

法著令所以習為善者善功必著矣所慎善惡之習在厥初爾厥其也初始也藏器於身者易下繫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言君子得時即有成功不得其時動有結閔之患故無功也註言公者無私也高墉喻高位也隼在高墉則難射人處高位即難除處高位而貪殘如隼將除之者在得其時無不剋矣言君子有可大之德可久之業亦當得時而可動矣史記云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得其時則功濟天下失其時則獨善其身是明進退之度也遊心在手道德閱思在乎與墳園圍園也典與典也墳三皇之書為三墳也誥訓誥也如湯誥酒誥例也林叢木為林言書史之多也光大也昭明也令善也乃能大明善美之名也開濟成務者易上繫云夫易開物成務謂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此言易道可以覆謂天下開濟萬物亦如君子之德業光大昭明為世之範乃復遊心道德之園圍墳誥之叢林美名揚顯成其大務也春秋宋穆公屬其臣立殤公云先君以寡人為能賢光昭令名是也修道之士亦當慎其所習遊心大道閱思無為道可冀也若其滯是非之境東言教之墟迷嗜箭之津窺得誕之傭其道彌遠夫人君理國習皇風帝道可叶於昇平做王業霸圖罕借其清靜矣況兵戰之術乎所宜戒也  
疏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佳好者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兵鈐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爾  
義曰謀圖度也奇變詐也攻擊也取言其易也言此六韜三略之書金版玉鈐之術皆圖度機謀之用非祥善之道兵法尚詐故以正為奇先其虛聲後其實用開張詭譎非君子之所宜於國為貪殘於身為不善於物為憎惡豈可習而行諸且人之所

習務在有成業成而用用而求達習器者進則利物退則全身用則懋功顯則彰德今習兵道以詭詐為本欺誑為能殺獲為功誅伐為事誦詐則非信殺伐則非仁佐於國則陷君為征伐之主行於身則造跡於詭妄之徒固為不善之事矣老君說經之時但有戰鬪之說則是版泉涿鹿丹浦用兵未有六韜三略之書然用兵亦以機討相調誦詐相傾得勝為功殺人為美非為道者所務故切戒之今引韜略之書取近而證遠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往佳好也兵者謀略也凡人修辭立誠不能以道德藏器而以兵謀韜略為好謀略之用只在於攻取殺伐故為不善之材器凡物尚或惡之是以有道之人不處身於此爾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况有道之君子為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義曰有道之士以德潤身以善救物動質簡正靜合虛無不萌殺伐之心肯尚兵謀之事兵以殺伐為用凡物望而惡之矣修辭立誠者易乾九三之詞君子忠信所以修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注左陽也陽和則發生故平居所貴右陰也陰凝則肅殺故用兵所貴也

既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義曰帝出乎震物生於東春主發生夏為長養天道左旋所以左為陽而順生成之道也萬物肅殺於西秋主殺也藏伏於北冬主藏也月配陰而生刑金居西而主兵所以右為陰而逆殺伐之道也君子體仁以利物故平居則貴左用兵法義而尚刑也貴右也

兵者不祥之器

注祥善也好兵者尚殺故為不善之材器非君子之器

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不尚兵謀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利爾

義曰君子所習也稽十三皇五帝之道德祖述唐虞夏殷之仁義憲章文武周公之禮樂將以經天下濟萬物垂後王祐來世時之過也則開物成務時之不也則卷而懷之故無所不利矣上云佳兵為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示其所習之初務在於道德不在於兵謀而習兵謀者非君子所務習之已成必將用之出兵之旨明在下文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注戎狄來侵故不得已善勝不爭故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伐之器兵謀者輔助之材也故云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在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怨怒之心推此而言是以恬淡為上

義曰聖人制法垂訓也隨時降殺與代污降太上之君以道為化其次以德其次以仁道德既衰澆訛時扇故文武之道用焉文訓之以禮樂仁義武訓之以奇正權謀文經天地而武定禍亂文為本而武為末文為體而武為用夫子云不教民戰是謂

棄民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夾谷之會宣武備而斬佻優齊侯畏之歸龜陰之田成禮而退斯則武為文之輔文為武之主也經緯天地者南北為經東西為緯窮鬼神之情狀明造化之變通九流以清百度以貞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文王以為謚焉尅定禍亂者謂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逆曰亂得僞曰克所以黃帝誅蚩尤舜誅三苗湯克桀周克紂秦殄六國漢定三秦除暴害之政剪亂逆之根拯活生

靈非殺人以取勝也故武王以為謚矣此則明本末審逆順不得已而乃用之矣四夷來侵者周宣之時犬戎數犯中國出師禦之故詩稱伐殺獫狁是也天生五材五者謂金木水火土也五行運帝王執而用之若用材器爾故曰五材言其所用互為終始闕一不可也師稟帝王之命者謂之王師師衆也在易為師卦坤上坎下薄伐者薄辭也言我伐於彼也凡曰王師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王師所征先示武威取其畏伏兼示恩信使其懷來非逞志於梟擒非肆怒於剪撲師出有名曰順無名曰逆觀夫四夷侵斥類蚊蚋之嗜膚非為中國大患固無傷於道德所宜綏以恩惠化以淳和無憑怒之心是恬澹為上也所以宜僚弄丸而解難叔敖安寢而投兵不舉干戈坐以制勝此其上也不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以勝為美者是樂殺人義曰聖人之柔服四夷底平禍亂以文德懷之使其化善不在用兵今既德之不逮方以兵威取勝既勝於敵樂而美之無內慚之德無惻隱之心是樂殺人也昔季札觀大護之舞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言湯之伐桀始用干戈故有慚德論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注制勝於敵必喪其人故不以為美也夫勝必多殺若以勝為美者是樂多殺人也樂多殺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踈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義曰夫仁者之心稱物平施順陽和以愛育行慈惠以撫安其於物類也尚懷憫護不欲一物失所禮云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又弊蓋埋獨弊惟埋馬弊車瘞牛陳安世暑月不行畏踐蟲蟻殺伐草木若其特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仁憫之道也順天養物理在茲乎安肯勦衆命而取功名樂殺人而圖富貴哉若以伐殺之多為美誦詐之勝為能恣毒貪殘必為人之所畏人畏則孰敢親附之矣既無親附之衆獨運暴橫之心欲求得志於天下信為難矣東昏歸命昌邑高洋禍敗滅亡足為鑒戒。

○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踞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子復尚左

義曰左為陽德主生故居常則尚左今人賓主之位及拱手之禮皆左為上而尊也右為陰主死今人喪禮皆尚右夫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弟子不知其故因而倣之

夫子言其好學也如此及知非吉故復尚左檀弓禮記第四篇名也顏回習夫子之道首冠諸生稱為亞聖嘗問於夫子曰夫子言回亦言夫子辯回亦辯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成回不知所以然而

然瞠視塵躅則不及矣弟子嗜好於學也如此尚不能盡夫子之道況於不學乎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注偏將軍卑而處左者不專殺也上將軍

尊而處右者主以兵誅也

○ 言以喪禮處之

注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

踞上將軍專殺則處右偏將軍為副不專

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居右者

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義曰喪禮尚右死事屬陰上將軍專殺故

主死事國之出軍上將軍登壇天子齋戒授以斧鉞蓋使其專殺也鑿凶門而出主

死事也故云兵者凶器又云兵者人之司命也將有謀則死者反生將無謀則生者反死況戰者老事投之死也豈非喪禮乎偏將軍既不專殺居右位而處左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注以生靈之貴而交戰殺之有惻隱心故以悲哀傷泣之爾

踞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

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

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 義曰以戰而勝者則殺人衆多矣且人之

生也九天分氣十月孕神含陰吐陽法天象地萬物之內人稱最靈國之得人猶魚

之有水故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

可近不可下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此言太

康尸位盤遊無度有窮後拜因民不忍拒

於河以其滅德民棄之而不固也所以民

弱則國危民聚則國霸今圖功名而好戰貪土地而殺人驅彼生靈陷之死所有道之士君子之人安得不哀傷之乎故下經

云抗兵相加哀者勝泣悲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注勇士雄人戰而獲勝勝則受爵居於右位尚右非吉是以喪禮處置之但以爲不祥之器何必縞素爲質也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爲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爲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義曰獲勝受爵者功高遷上將之位亦是處以喪禮也兵爲不善之器戰爲殺伐之資勝則殺彼敗則殺此皆吾民也安不痛哉聖人以此悲傷君子以之惻憫故當處之以喪禮也縗杖者喪服也但殺於人即宜悲慙何必縗杖然後爲哀乎或者云古者出師天子素服泣而送之禮經之中墳典之內皆無此說以此無據疏特明之典者五帝之五典也墳者三皇之三墳也秦

伯向師而哭者春秋僖三十二年秦伯伐鄭秦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於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秦伯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伯使人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預於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之武子辭焉吾子淹冬於弊邑

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吾子取其麋鹿以間弊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有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襄公墨縗梁弘御戎菜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峭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欺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七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卷二十七

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騷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繆臣覺殺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戰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

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蹇叔之哭知其師必敗也秦伯之哭哀其師之敗也皆非勝而哭之矣聖旨制疏委曲明之恐後人增飾其謬耳夫用兵好殺君子不為大

道好生聖賢是則但戰之勝敗皆害於人自可戒之而戰兵豈必殺之而後哭理身者五欲內侵則五神疲散六情中盛則六識交爭氣喪神疲將虞頊謝當固抑情斬欲克保恬和亦猶理國之君不尚佳兵之美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二十六

朴雖小天下不敢臣

注朴妙本也妙本精一故云小而應用臣成則至大故無敢以道為臣者

疏朴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朴妙本精一故云小耳而應用

臣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義曰端寂無為者道之真也故謂之朴生成應變者朴之用也故謂之道道朴一耳非一而一是謂真一真一者杳冥之精真中之真也一非多法故云小以此真一生

化萬殊其大無大其上無上孰敢以道為臣乎臣者下於君者也春秋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也上所以供神也男曰臣女曰妾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自古及今無敢以道為臣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常無名

注道以應用為常常能應物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

於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惟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常無名

義曰道之為用無為焉而無所不為統御陰陽包羅覆載乾以之動坤以之寧其通

生也為天下之至通焉其幽奧也為天下之至曠焉應用無窮周流不極纖芥得之而生植天地得之以圓方而真常之道澹然冥寂不可得而名也名言理絕故常無名

由樸雖小也為天下之大五侯能守萬物所宗道化既行天地降福不殫致令民自和平君保制再之功物得依歸之所萬國附如水朝宗于海焉以益善化之美也不在兵強之美也